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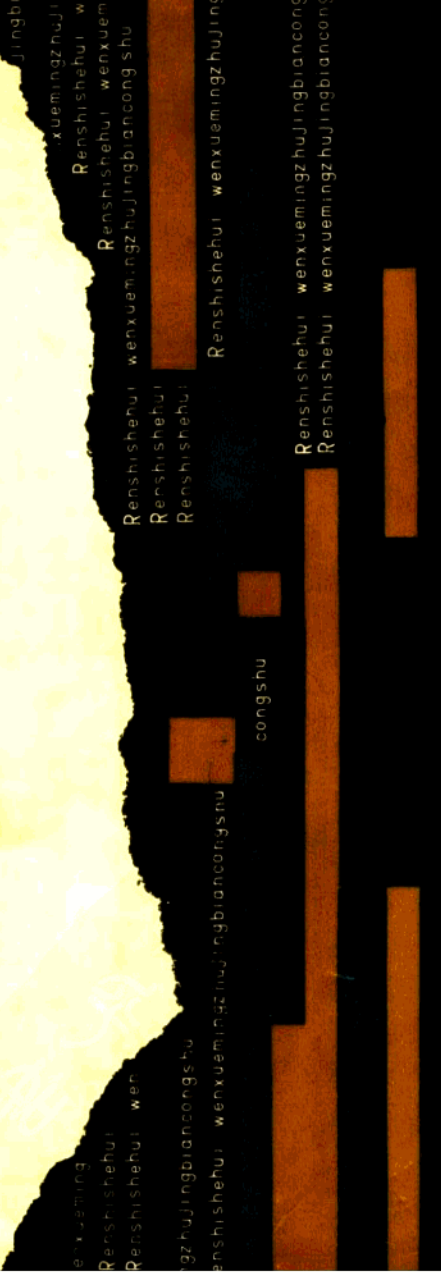
普及版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

丛书

〔美〕马克·吐温 原著

镀金时代



内 容 提 要

《镀金时代》揭露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小说刻画了许多投机家、冒险家的卑劣面目：他们有的想开辟运河，有的想修筑铁路，还有的想做地产生意，到处招摇撞骗，想发横财。作者在刻画这种“弥漫全国的投机心理”的同时，揭发和抨击了贪污受贿的现象。

序

叶君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从物质生产到政治制度，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的思想意识，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今天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继续产生影响。正视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和认识它的本质，这对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将由他们去解决，这就要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了解和认识。而最生动、最形象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面貌的，莫过于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盛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另外，就文学角度而言，这个阶段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成就更为显著。我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学创作，就受到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巨大的影响。因此，读点资本主义时代的优秀文学名著，对开阔青少年的社会视野，提高青少年的文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但今天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快，要

读的书籍是那么多，这里就有一个精选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选书目，即最低限度所应该知道的世界文学名著；二是精选这些名著的内容，即作品的精华部分，也就是既能体现原作精神，又不损伤故事情节和艺术特点的部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普及版），就是力图做到这两个方面，目的是使这一套丛书既具有欣赏价值，又能开阔读者的社会视野，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

这套丛书包括七部名著。法国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美国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和日本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这七部名著中有四部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写的，两部（《福尔赛世家》和《美国的悲剧》）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只有《华丽的家族》是当代作品。十九世纪后半期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从自由贸易走向殖民地经济，市场的再分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混战过程中，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打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高涨，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垄断资本，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后它就迅速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联盟，正式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三分天下。他们所谓的“圣战”所标榜的共同纲领是“扑灭共

产主义”（德国法西斯附加了一个“消灭犹太人”的条款），最后把矛头引向苏联。这就使这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不同的性质：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虽然由于这种局面的出现，它的垄断世界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甚至还从废墟上复苏过来，再度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就是一幅复苏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素描。可以这样说，虽然这七部作品还不能囊括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全貌，但它们却足以描绘出从古典资本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再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简要轮廓。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金钱的追求。这种追求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从价值观念到个人的行动和思维无不受到影响，甚至这个社会的作家本人也不例外。以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人间喜剧》（本丛书中的《高老头》即这套“喜剧”中的第一组“研究”——“风尚的研究”中的一部）的巴尔扎克，早年曾“雄心勃勃”地参与过商业活动，希望能借此发财，以免除生活之累而获得创作的“自由”，但他还不到三十岁即已负债累累，债务高达十万法郎，他的后半生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避债主、隐匿写作、以求还清债务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生活就使巴尔扎克更深刻地懂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追求金钱的本质，《高老头》就是一部反映这个特点和实质的典型作品。而出身于城市下层社会、一生贫困潦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彼得堡那些阴森黑暗的角落里的种种荒淫无耻的隐秘罪行，这才有可能写出《波侮辱与被损害的》。《马丁·伊登》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实际上正是被人称为“为金钱而写作”的杰克·伦敦自身的悲剧，这部作品竟成为一个预言，最后作者落得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下场，被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吞噬。《镀金时代》、《美国的悲剧》、《福尔赛世家》亦是如此，这些作品多侧面地、以生动逼真的形象展现出十九世纪后半期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腐败景象，对金钱的崇拜，对美色的占有欲，迷漫的投机心理，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幕幕荒谬绝伦的“人间喜剧”。这些无情的故事，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情的歪曲和腐蚀，揭露了它的残酷和腐朽性。这种腐朽性在《华丽的家族》所表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生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没有减退，还有了更新的发展，那种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世界的确是复杂的，所以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些。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比较，有助于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趣味和情操，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理想和意义。这也就是我向青少年读者推荐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

1987年8月于北京

序.....叶君健

目 次

1. 郝金斯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1
2. 郝金斯老爷收养克莱作养子..... 6
3. 郝金斯老爷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 8
4. 郝金斯夫妇收养了萝拉..... 13
5. 十年之后萝拉成了个小美人..... 17
6. 赛勒斯上校的生财妙计..... 22
7. 赛勒斯上校款待华盛顿·郝金斯..... 24
8. 郝金斯老爷去世，将地产留给了儿女..... 26
9. 萝拉发现了秘密——郝金斯太太的愿求..... 27
10. 午宴——简单的饮食，灿烂的希望..... 30
11. 哈利和斐利普到西部勘测铁路线..... 32
12. 赛勒斯上校欢迎两位青年到圣路易..... 34
13. 在费拉得尔斐亚——介绍露思·波路顿..... 36
14. 露思学医..... 38
15. 模范铁道工程师；到斯东码头进行测量..... 39
16. 斯东码头成了拿破仑城——纸上谈兵..... 40
17. 假意成亲，萝拉受骗..... 41
18. 狄尔沃绥——口若悬河的政治家..... 44
19. 露思进了学院——新的友谊和欢乐..... 46

20. 斐利普和哈利进行工作	48
21. 华盛顿城	49
22. 拿破仑(斯东码头)方面的工作	51
23. 波路顿先生又作一次投机事业	54
24. 赛勒斯上校雄图失利, 画饼充饥	58
25. 通过拨款案的经过	61
26. 斐利普勘察伊利恩木	70
27. 参议员狄尔沃绥邀请萝拉到华盛顿去	72
28. 斐利普断了胳膊, 露思协助外科医师	74
29. 萝拉在华盛顿社交场中的成功	80
30. 上流人物拜访萝拉	84
31. 萝拉在国会外围的活动	91
32. 多数票是怎样获得的	94
33. 萝拉和巴克斯东调情	95
34. 萝拉与赛尔贝上校重逢	98
35. 萝拉旧情复燃	101
36. 华盛顿的消息是怎样泄漏出来的	104
37. 哈利堕入情网, 好梦难圆	108
38. 特罗洛普先生中了圈套, 成了同盟者	111
39. 新闻界攻击大学案	117
40. 斐利普表示他对布利尔里的友谊	119
41. 巴克斯东先生为什么拥护大学案	121
42. 萝拉枪杀了赛尔贝上校	127
43. 萝拉在纽约监狱里	132
44. 波路顿先生帮助毕格勒先生渡过难关, 自己却负了债	136

45. 斐利普采煤心切，空喜一场·····	140
46. 斐利普突破难关，找到了出路·····	144
47. 劝善修行，扩大赞助大学案的实力·····	148
48. 狄尔沃绥在圣安惠，准备重新当选·····	150
49. 萝拉案开审，聪明的陪审团，模范的法官·····	152
50. 渊博的辩护律师·····	156
51. 审判的进展·····	161
52. 等待电报·····	163
53. 法庭宣布：萝拉无罪开释·····	168
54. 参议院惩治贪污，保全体面·····	171
55. 萝拉的命运·····	174
56. 华盛顿·郝金斯开始新生·····	181
57. 否极泰来，喜出望外·····	183
58. 露思病愈，柳暗花明·····	185

1. 郝金斯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18××年6月，郝金斯老爷坐在家门口出神地凝视着清晨的景色。

这儿是田纳西东部的欧比镇。欧比镇座落在山顶上，异常贫瘠。

郝金斯老爷的住宅是一所已经有些倾颓的木头房子，门口趴着两三条精瘦的狗。院落里撒满了垃圾。围墙旁放着一只浸灰桶，不远处还有一只煮肥皂水用的铁锅。

郝金斯老爷是欧比镇的邮政局长，人们尊称他为“老爷”。邮件每月只来一次，往往就三四封信。一个月里就忙这么一阵子，所以在间歇时候，邮政局长就“开铺子”。

不一会儿有一个带着美国邮件的邮递员骑着马到这里来了。这次只有一封信，而且就是给邮政局长的。

老爷看完信，叹了一口气，坐着沉思了很久。他终于说：“密苏里。密苏里。哎，一切都毫无把握……我相信我还是得走这一着——老在这儿呆下去，可真是耍完蛋了。我的房子，我的院子，事实上，我身边的一切都表示我快要变得和这儿的一些牲口一样了——从前我本来是挺宽裕的哪。”

郝金斯还不过35岁，可他的面容很憔悴，使他显得年纪大一些。他走进厨房，他的妻子正在那儿做干苹果馅饼，一个10岁的遭遇孩子正在望着他自己发明的一架风信机

出神，他那快满4岁的小妹妹正在拿玉米面包蘸着一只蒸锅底上的一点卤汁，她极力注意不越过锅底当中用手指划的一道黑线——因为另外那一边是属于她哥哥的，他正在想心思，暂时把肚子忘记了，一个黑女人正在一个大灶那儿忙着做饭。整个屋子里笼罩着一筹莫展和穷困不堪的气氛。

“南西，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打算到密苏里去。我不能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再呆下去，跟它一齐完蛋。我打算把这儿的家当统统卖掉，再买一辆大车和一套牲口，把你和孩子们装在车上就动身。”

“赛，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合你的意，就合我的意。我看孩子们上密苏里去，再穷也不会比这儿更倒霉吧。”

郝金斯挥着手让他的妻子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商量，一面说：“不，他们过的日子会好一些。我一直都在给他们打主意哪，南西。”说到这里，他脸上放出光彩来。“你看见这些契纸吗？嗨，这就是证明我在这儿买到了七万五千亩地——你想想将来这块地是大得多么出奇的一笔产业啊！我独自在心里把这个了不起的念头转来转去，已经想了好几个礼拜了，真是想得心花怒放，现在我非得跟你说说不行，要不然我简直要憋死了！我跟谁都一字不提，怕的是叫人看出什么秘密。连这儿这些畜生都会知道眼下就有个金矿。我现在很容易保住这块地，叫它归我们家所有，只要每年缴那一点点税就行了。这一大块地现在一亩不过能卖三四块钱，可早晚有一天，人家会出大价钱来买，那时候一亩就能值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啊！你说卖不卖吧，”（他说到这儿，就把声音低下来，变成耳语，一面还提心吊胆地向四周张望，看看是否有人偷听，）“一千块一亩！哼，你尽管睁开

眼睛，瞪着发愣吧！可确实就是那样的。你我也许看不到这个日子，可是他们看得到。南西，你听说过火轮船吧，就连你我都能看到那么一天，火轮船由那条小火鸡河开上来，还有个更稀罕的东西，铁路！这儿这些可怜虫连听都没听说过，一个钟头跑二十哩，跑二十哩呀，那简直是叫人脑子发晕。将来总有一天，你我都进了坟墓的时候，会有一条铁路伸长到好几百哩那么远，还准得经过离这儿六十哩以内的地方，甚至说不定还要搭上我们这儿一个犄角儿。嗨，你知道吗，东部各州有些地方已经不烧木头了？你猜他们烧什么？煤！这块地里的煤可真不知道有多少呀！还有呱呱叫的百分之四十的黄铜矿石！松树林、麦田、玉米地、铁矿、铜矿、煤矿——等着铁路修过来吧，还有火轮船！我们一辈子也看不到那个日子，我们只好受苦受穷，可是他们将来会象王子们那样阔气地过日子，他们会有人巴结，有人崇拜。哎嗨！他们将来会不会搭火轮船回到这儿来，说些感激父母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说，‘这块小地方可不能动——这所小房子是要留作永久纪念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曾经在这儿为我们吃过苦，为我们打算过，给我们的前途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基础！’”

“你真是伟大的、善良的、高贵的人，赛·郝金斯，我作你的妻子是很光荣的，”——她说到这里，眼眶里含着泪。“我们一定要到密苏里去。你在这儿跟这些摸瞎的畜生混在一起，实在是对你不相称。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去，我宁肯让自己的身体挨饿，死了也不在乎，反正不能让你在这个寂寞的地方呆下去，老是心里难受，活活地闷死。”

“你说的话正跟你这个人一样，宝贝儿！可是你决不会

挨饿，南西，绝对不会。我接到了柏利亚·赛勒斯一封信——今天刚收到。这封信……我念一两行给你听听吧！”

他从屋里飞跑出去了。南西脸上的喜色却蒙上了一层暗影——她露出了不安和失望的神情，一连串令人心乱的念头开始在她心中闪过。她想，柏利亚·赛勒斯是个正派人，心眼儿也是再好不过的，可是我真担心，担心他太轻浮了。他想在弗吉尼亚帮我们发财，结果差点儿把我们毁了，我们只好搬到肯达基安家，再从头搞起。他又想帮我们在肯达基发财，结果又叫我们遭了殃，只好搬到这儿来。他如果再想帮我们发财，那干脆就把我们弄得彻底垮台了。确实，他有许多绝妙的主意，只要遇上好运道，他总是慷慨地与朋友们有福同享，可是好象老有些意外的事来捣乱，结果一切都落空。我向来以为他神经有毛病。不过也不能怪我丈夫，因为我觉得他脑子里要是装满了个新鲜主意的话，那他简直能把一架机器都说得点头。他在弗吉尼亚出了个好主意，主张不声不响地把德拉维尔、弗吉尼亚和田纳西这些地方的黑奴大批大批地买下来，跟人家订好合同，限定某个日期在阿拉巴马某地一手交货，一手付款，一方面想办法叫议会订出法律来，禁止所有的人在某月某日之后把黑奴卖到南方去。好家伙，那样能赚多少钱呀！黑奴的价格一下子就涨了四倍。可是他花了一些钱，费了老大的劲，跟人家订约买下许多黑奴，结果却没法儿叫那个法律通过，于是整个事儿都垮台了。后来他又在肯达基找到一个花了二十二年功夫老想发明一架永恒自动机的大傻瓜，以为只要在那机器的什么地方再添一个小齿轮就包管成功。半夜里，他疯头疯脑地把我从床上敲醒，我们一听也觉得那是分明摆着的道理。可是等到把那

个老傻瓜收买过来，把那个新添的齿轮装上去，才知道根本不灵。那回花的钱，真叫我伤心，至今还忘不了哩。我不知道他的信里说些什么。可是不消说，兴致一定很高；他是从来不爽气的——一辈子也没有倒过霉——哪怕是倒了霉，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个人老是觉得太阳刚出来似的，并且还老是光芒四射哪——可是太阳从来没有到过中午——照到半截就下去了，然后再出来。谁也不能不喜欢这个角色，他的心眼儿总是怪好的——可是我实在怕跟他再碰头；他准会说得天花乱坠，使我高兴得发疯，一定的！

“南西，”郝金斯拿来了信，“你听，南西，你听我念吧，‘马上到密苏里来吧！快把你的家当卖掉，卖多少是多少；千万不要等着想卖大价钱；赶快来吧，否则也许会太晚了。如果万不得已，就把你那些东西通通甩掉也不要紧，尽管空着手来。你决不会懊悔。这里是个顶伟大的地方——最可爱的地方——最新鲜的空气——我描写不出，没有哪一支笔能把它的好处写得完。我订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计划——我要邀你合伙；凡是赞助过我的朋友，我都要邀他参加，因为这里的财运是足够大家享受的，并且还有得多哩。千万不要声张——也不要悄悄地告诉别人——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来了就会明白。来吧！——加油！——赶快！——什么也不要等！’

“这个朋友还是和从前一样，南西，完全没有变——是不是？”

“是呀，我还觉得他说的话还是那个老调子。我看你——你还是打算去吧，赛？”

“打算去！啊，我想当然是要去的，南西。当然，这也

不过是个机会，我也承认，过去的机会一向是对我们有点儿狠心——可是，老伴儿，不管遭遇怎么样，他们反正是有了安排的。这倒要多谢上帝！”

“阿门！”她低声而恳切地应了一声。

于是郝金斯夫妇就在短短的4个月中匆匆忙忙地料理了一切，悄悄地投奔“田纳西”范围以外那片广大而神秘的缥缈之乡；他们那种神速的行动简直使欧比镇的人们大为惊骇，几乎吓得他们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2. 郝金斯老爷收养克莱作养子

在第三天的旅程将要结束的时候，这一家远行的人正好在树林中碰到了一所木头房子。郝金斯勒住缰绳走进院子，只见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在木房子的门坎上坐着，脸上流着泪。左右摇晃着身子，象是遭受着无限的悲伤，无法靠呻吟和号哭减轻痛苦似的。

郝金斯走进屋里，见一口棺材放在两把断了靠背的椅子上，七八个男女中年乡下人刚把一具尸体在棺材里放好——死者是一个女人，脸上含着一副饱经忧患而又很慈祥的神态。有一个老太婆向门口比划了一下，轻声给郝金斯说：

“是他的母亲，昨天晚上害寒热病死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今年春天死了，她伤心得要命，老是到处乱转，除了招呼克莱，——就是那儿那个孩子，什么事都不管了。她病了三个礼拜，这个孩子什么活都干，想方设法宽慰她的心，简直

• • •

象个大人似的。昨晚她死了，可怜的人啊。克莱呢，他——啊，这个没有妈妈的可怜虫——我说不下去了——我心里太难过了。”

克莱离开了会儿又回来了，邻居们都肃然地退到两旁，给他让路。他在死者胸前放上三四枝野地采来的鲜花，弯下身子，一次又一次地亲吻那没有反应的嘴唇，随即就径自出去了。老太婆对郝金斯说：

“她向来喜欢这种花。他每天早上给她摘来，她老是亲他。他们是从北方什么地方搬来的。天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怎么办，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什么亲戚本家。简直没个投靠，没有谁照应他——我们大伙儿的日子都过得挺苦，人口也太多了。”

郝金斯明白了。大家都以探询的眼光望着他。于是他就说：

“朋友们，我自己也不太宽裕，可是我还是不能对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置之不理。要是他愿意跟我去，我就让他有个家，还要好好地爱护他——我一定不会亏待他，就象我自己倒霉的时候，希望人家对待我的孩子那样。”

在场的人一个个走向前去，怀着满腔热情紧握住这位陌生人的手，表示感激。

入殓的手续快要结束的时候，郝金斯先生牵着克莱走到大车跟前，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他的妻子。她说：

“你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真使我高兴。过来，可怜的孩子，让我来担当你的伤心事儿吧。”

这孩子第二天醒来时，好象是做了一场恶梦。但是他心

里的混乱慢慢地澄清了，他记起了他那个绝大的损失，记起了他的亲人躺在棺材里的情形；记起他和那个慷慨的、自愿收养他的陌生人谈话的经过；记起出殡的情景——那时候这个陌生人的妻子在坟墓边上握着他的手，和他一同哭起来，还安慰他一阵；他还记得这位新母亲怎样在邻居的农家替他盖被，哄着他说出他的伤心话来，然后听着他做祷告，又和他亲亲嘴才走开；她离开之后，他心头的悲痛几乎是医治好了，他那受了创伤的心灵也得到了抚慰。

现在这位新母亲又来了，吃过早饭后，他俩单独到坟头去，在坟上的木牌子旁边栽了几棵玫瑰花，还在坟上撒了一些野花，然后他们就手拉着手一同走开了。让死者长眠地下，治好她的一切创痛，结束她的一切悲伤。

3. 郝金斯老爷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

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旅行之后，郝金斯老爷带着他的家属和两个奴仆踏上了一只叫“北风”的小火轮。孩子们和两个奴隶很快就习惯了火轮上的生活，于是航行马上成了一种非常愉快的探奇的经历。

月亮升起来了，克莱和华盛顿跑到顶层甲板上去，沉醉在他们那新的神奇境界里。他们在甲板上来回地赛跑；在大钟四周围爬上爬下；在绷紧船身的铁链上练习“翻杠子”，把甲板上一切可能寻乐的方法都用尽了。然后他们就渴望地抬头望着驾驶房。克莱终于一步一步地大胆朝那儿走过去，